

田原
文集

6

田原文集

第六卷

中国篆刻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000 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平)6(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84 定价：（平）1.90元
（精）3.00元

第六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四二年中到一九四八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四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两篇。

《黄金时代》（四幕话剧）一九四二年六月至十一月写于桂林，发表于同年十一月至翌年四月《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三至第六期。

《门》（独幕话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写于昆明，用笔名嘉陵发表于同月昆明《妇女旬刊》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

《丽人行》（二十一场话剧）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春写于上海，一九四七年三月由抗敌演剧九队首演于无锡，一九五七年修改，发表于《剧本》月刊五月号，一九五九年七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十一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田汉选集》，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朝鲜风云》（十三场话剧）一九四八年写于上海，一九五〇年发表于《人民戏剧》第一卷第四期，原有副题“《甲午之战》三部曲之一”，只发表一部。

目 录

黄金时代	1
门	131
丽人行	157
朝鲜风云	281

附 录

关于《丽人行》的演出	395
《丽人行》的重演	399

黄金时代

(四幕话剧)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梁 母——梁家主妇。

阿 红——佣人。

陆仲华——一个老成谙练的青年，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梁士英——青年战地服务队队长，梁母之子。

李家栋——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林淑琼——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李慕安——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罗振远——上海日伪童军领袖。

邓玉芬——上海日伪电台播音员。

卜国英——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余世桢——青年战地服务队副队长。

朱 懿——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周 玲——年轻活泼的队员。

赵志良——年纪最轻的队员。

周景文——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小 孩

林正德——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姚 森——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陆 醒——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张 蓝——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唐 辉——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徐光国——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宝 姑——小孩之姐。

招 儿——宝姑之妹。

老 人

菊 生——老人之子。

张纬文——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唐志芳——青年战地服务队员。

兵 A、B、C

老 妇

孙 儿——老妇之孙。

儿 子——老妇之子。

农民 A、B

战士若干人

伤兵 A、B、C、D

王老板

难民若干人

陈医官

护 士

第 一 幕

时 间 “八·一三”第三周年纪念日午后三、四时的事。

地 点 上海。

布 景 中等人家的楼下客堂兼卧室，从门与窗外隔一小苑可见大街。

〔主妇正在替新归的儿子收拾桌子，她擦着一个旧花瓶，娘姨阿红很高兴地拿着一把花进来。〕

阿 红 老太太，瞧我买着了，是不是这一种？

梁 母 (接过)对哪，正是这个，管长长的，花象银铃子似的，雪白的，你真好记性。

阿 红 怎么记不得？以前少爷时常叫我买的，今天时候晚了些，好不容易买到。

梁 母 (插在瓶内)这花香味儿真好。(轻风一来，老人家打了一个喷嚏)

阿 红 老太太您病没有全好，我看还是躺着吧，(摸摸母的额头)瞧，还有一点点热咧。

梁 母 今天算好的多了，老睡着也要睡出病来的。(望望床

上)阿红,把我床上那铺花毯给拿来。

阿 红 是。(下)

梁 母 (摇头)咳,这孩子这几年是真不知怎么过的。一条破军毯,随便哪躺下去就睡……

阿 红 (拿花毯上,一面铺着)昨晚大少爷睡得真香。

梁 母 你想他该多么累啊。在战地这么多年,又是刚下船的。

阿 红 可是今天一大早,他就出去了。

梁 母 好几年不回来,怎么不要去看看朋友去。

阿 红 少爷可比去的时候瘦了点儿了,也黑得多了。以前真是又白又胖。

梁 母 年轻的时候瘦点不要紧,只要身体结实。到三十岁发胖还不迟。(拿起军毯)把这拿到后面晒一晒。

阿 红 是。(收下)

梁 母 (忽然有所思)哦,等等,到我桌上把王小姐那张照片拿来摆在这儿。

阿 红 是,(下楼去取照片转来)怎么王小姐这几天偏不见来呢?

梁 母 她也病了呢。(取过照片摆上,端详一番,满足地而又怅然地笑了)

阿 红 老太太,少爷这次回来该办喜事了吧?

梁 母 唔,说起来也是时候了。

阿 红 你瞧隔壁李奶奶才五十岁已经有了两个孙子了,您快六十了怎么不要抱孙呢。

梁 母 谁不那么想？可是在这年头，咳——（无限感慨）

阿 红 （跃动地）老太太，我到静安寺去一下好不好？

梁 母 去干嘛？

阿 红 去告诉王小姐啊，可怜她不知望的多么厉害呢。

梁 母 （不屑地笑了笑）哼，还待你去告诉她？

阿 红 （拍手）对哪，大少爷一定是上王小姐那儿去了，难怪他起得那么早。一起来就忙着换衣裳。

梁 母 （心喜）是吗？只要他真的肯结过婚走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少爷他那脾气就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的。

〔门铃响，阿红出开门。

〔进来的是陆仲华，一位老成谙练的青年。

陆仲华 （进来丁宁地一礼，愉快地）啊呀老伯母，好久没有来看你，前些日子您有点不舒服，现在全好了吧？

梁 母 好得多了，今天我叫阿红把客堂收拾收拾，后来我不放心，还是自己爬起来了。

陆仲华 我知道你这个病也是由于心里老惦记着士英来的。

梁 母 前一年我身体没有这么坏，还耐得住。这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老是那么空空的。

陆仲华 现在可好了。记得上趟来的时候，您说：“哪怕是一时半刻也好想什么法子让士英回来一次就好了。”现在可如了你的意了。

梁 母 咳，如什么意呵。（但仍掩不住心里的快活）

陆仲华 瞧，这嘴都笑的合不拢来了，还说不如意。

阿 红 (插嘴)老太太是要抱了孙孙才算如意的。

陆仲华 那容易啊,有了儿子,还怕没有孙子。(四望)士英呢?

梁 母 他一早就出去了,我当他找你去了呢。

陆仲华 没有哇,也许一会儿要去的。

阿 红 我看少爷准是一早上王小姐那儿去了。

陆仲华 对啦,不过,老伯母,我看这几天士英还是少在外面跑的好。王小姐那儿又靠近沪西,我刚才在路上都麻烦了好半天,几乎到不了这儿。

梁 母 为什么?哦,今天是十三号,日子过得这么快,上海打仗一眨眼又过了三年了。

陆仲华 今天到处警戒森严,许多地方都走不通,刚才爱多亚路还抓了几个学生。

梁 母 (很担心)真的吗?陆先生,你回头也劝劝士英吧。他不回,我老望他回。回来了,我又每时每刻地担心他出乱子。你看现在这样的上海,可是能大意一点的?

陆仲华 我回头一定对他说,(起身)好,老伯母,我回去一下,说不定士英要找我。

梁 母 不用回去了,陆先生,士英约好回来吃晚饭的,您就在我这儿吃便饭吧。阿红,鸡杀了没有?

阿 红 都快炖好了哩,老太太。

陆仲华 (不觉食指动了)这年头想吃鸡可真不容易。

梁 母 我也活到六十岁了,没听说过,买鸡肉论两,几元

钱一两的鸡肉，我这一辈子是第一次吃的。这只鸡还是我病了亲家母送给我的。

陆仲华 (起身) 哦，不，老伯母，我还是去一下，我去找一找小卜，他听说士英回来了，老早就来看他的。

梁 母 (低声) 你说是国英那孩子吗？

陆仲华 对哪，卜国英。

梁 母 (见阿红下) 他更不能在外面乱走哇。

陆仲华 可不是！好容易才把他保出来。不过，问题还没有解决。

梁 母 那小子也亏了他，谁想他居然那么大的胆子。

陆仲华 徐士泰！谁不晓得他是上海一个大汉奸，居然就给我们同志干了，这实在是件痛快的事，可是你当小卜胆大吗？这些日子他晚晚都做恶梦，到一个地方就藏在人家帐子后面，害怕得象个耗子似的。

梁 母 那他怎么又能干得出那样了不起的事呢？

陆仲华 他怎么晓得他干的是了不起的事。晓得了不起，他也许就干不了，那完全是一般青年的革命热情，他参加了除奸队，队里说这是个该死的汉奸，叫他去执行，他就理直气壮地执行了。

梁 母 那他为什么又那么害怕呢？

陆仲华 可是，他从没有杀过人的，一旦真杀了人，真看见了血，他自然就怕起来了。

梁 母 真是，上回您告诉我的时候，吓了我一大跳。我想这样的事怎么好派一个小孩子去干呢？

陆仲华 啊，老伯母，我去一次就来。没有人领，小卜是不敢出门的。(将出去)

梁 母 (望着外面)啊！士英回来了。

陆仲华 是吗？(随着望窗外喜叫)啊！士英！(迎出去)

〔士英迅速地沉着地走进来，接着迎进着上去的陆仲华，爆发地紧紧地抱着他。〕

梁士英 啊！仲华我们又看见了。

陆仲华 (抚着士英的粗臂)日子过得真快，整整别了三年了，可喜你更加结实了。

梁士英 (很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臂膀)这就叫“越打越强”。仲华你也还好，头发还是梳得这么光光的，(取下自己的帽)瞧，我却变成光头了。

陆仲华 那么你的头发可是“越打越短”了。哈哈！

梁士英 我刚才上你那儿去了，你不在，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啦，我赶紧回来。

陆仲华 你一大早出去找谁去？是不是到静安寺去了？

梁士英 你没有猜对，我一大早到外滩去了。

陆仲华 到外滩干嘛？

梁士英 看看上海的民气啊。啊！毕竟是上海，毕竟是革命的策源地，毕竟是神圣战争的大战场，昨天刚到的时候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真有点失望。可是今天那么早到街上一看，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挂着半旗，墙壁上、马路上处处是标语，外滩尤其是 wonderful^①，柏油马路上用白粉笔写上了“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每个字都有一丈多长，真不知道怎么写的！清道夫用水洗都洗不掉，尽管巡捕和万国商团几乎每走几分钟就有一个。到处摆着铁甲车。马巡背着枪冲来冲去，但街上的人还是人山人海，很悲愤、可是很沉着的走着，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示威，没有激烈的街头演说，但是每个市民的脸上都充满着对敌人的愤怒，充满着对我们抗战胜利的自信，大世界、新世界这些游乐场也都自动的停业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啊，上海毕竟没有叫我们失望。

陆仲华 今年算是沉着一点了，早两年你没有来，那才是悲壮哩；日本鬼子的陆军开进南京路示威，我们的爱国民众从屋顶散传单，有一位理发匠气得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跌死在敌人头上。其他的血的抗议真是多得不得了。

梁士英 这我们从报纸上的记载都晓得了。啊，仲华我太感动了，上海毕竟是上海。几百万民族战士的血没有白流。我们过去的努力也没有白费。不仅上海这样，我们这次来是坐加拿大皇后号来的，司徒先生和我们同船，他认识许多海员，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是从前方回来的，啊，他们那种热烈欢迎我们的情形，你真不能想象。他们当场捐了许多款托我们带给前方将士，这一种真正的民气才是胜利的保证，

① 可惊的，神奇的。

你说是不是？

陆仲华 谁不这么说，你们这几年的艰苦工作也没有使在上海的同志们失望。常常从你们的信、从报纸杂志上记载、从内地来的朋友的传言，晓得你们奋斗情形，也使我们感动极了，我更是惭愧极了。我上月的信你接到了吗？

梁士英 接到了。

陆仲华 怎么不回信？

梁士英 怎么没有回信？我要你等着我。

陆仲华 我没有接到。

梁士英 许是给没收了，许是炸掉了，许是函没有到。可是那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咱们不是见面了吗？

陆仲华 真是好极了。从前老在一道，倒也不觉得怎么样，及至一离开就是这么久，又没有办法马上见面，可把我想坏了。不要说你母亲了，更不要说王小姐了。哦，说了半天你倒是看过密司王没有啊？

梁士英 看过了。

梁 母 她病好了点没有？

梁士英 好了些了，妈。

梁 母 以前她是常常来看我的。差不多每个礼拜来一次。

梁士英 今天她也一定要挣扎着来这儿的，我要她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来不迟。

梁 母 改天我也去看看她和亲家母去。